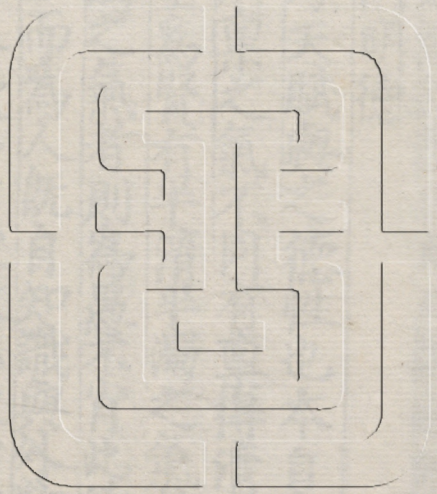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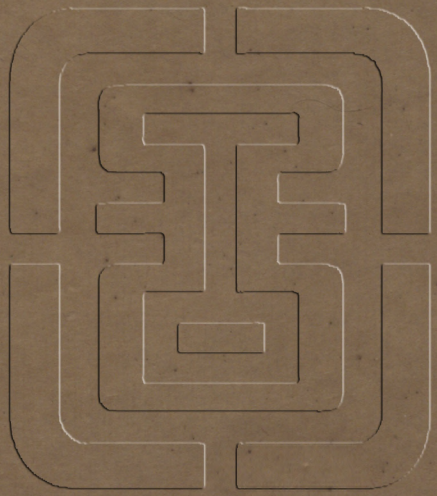
1276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一五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

問答

起丙戌秋爲子姪說大學章句論語集註同問復爲辭言之

問明德

明德乃天賦與之德性也本自光明緣人始生之初所禀之氣不同有禀得清明純粹之氣者則爲聖爲賢有半清半濁之氣者則爲中人全禀昏濁之氣者則爲愚不肖此所謂氣禀所拘也及生而爲人既自知識與外物接則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私欲一勝則本心爲其所奪遂流於不善

明德者亦從而昏矣

此所謂物欲所蔽　能講學窮理則可以復其本然之性故曰明明德也

問定靜安

三字相類但有淺深學者用力且從定字起如此心搖動不定如何講得學問窮得義理此心既定方可漸到靜與安之地此心未定便要得靜與安無是理也

問全体（載問中語下同）

言性之本體渾然全備仁義禮智信是也

問大用

言性之發用出來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

問成性存存

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混成之性如今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無不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事長弟之類皆是

問止於至善

知止者謂知為君必止於仁為臣必止於敬為子必止於孝為父必止於慈方知得此理未曾

實到其地能得者謂爲君已仁爲臣已敬爲子已孝爲父已慈是實到其地矣

文王於緝熙敬止此敬字舉全体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爲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磨自脩也主行而言此言致知力行之功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爲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

問止至善是聖人否答曰止至善是已到孟子美與大處乃是大賢地位蓋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善信美大聖神之爲六等可欲之謂善謂其人有善無惡爲人所願欲也有諸已之謂信此謂實有其善於身此之可欲已進一等充實之謂美善積於身充滿確實故謂之美比之有諸已又進一等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於中而形著於外此乃盛德之不可揜處已是大賢以上地位但未化耳故程子論顏子以爲所以未至於聖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守者謂持守之功化者謂心理俱融無俟於守乃夫子耳順從心之

時也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於聖矣蓋工夫到此已是十分更無可用力者但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爾故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又橫渠曰大可能也化不可能也言大皆可用力至化則不可用力矣以上

問格物致知

物謂事物也自吾一身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各各有箇道理須要逐件窮究且如此一身是從何來須是知天地賦我以此形與我以此性形既與禽獸不同性亦與禽獸絕異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我便當力行此五者以不負天之所與而所謂仁者是如何義者是如何禮智信又是如何一一須要理會得分曉此乃窮一心之理其次則我爲人之子事親當如何爲人之弟事兄當如何爲人之幼事長當如何逐件理會如事親須知冬便須溫夏便須清出便用告反便用面如曲禮內則等書所載事親說話都要曉得以至事兄事長等事一一如此窮究此則窮一身之理

也心之與身乃是最切要處其他世間事物皆用以漸考究令其一一分明皆所謂格物也格訓至言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至處也窮理既到至處則吾心之知識日明一日既久且熟則於天下之理無不通曉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此一段聖人教人最緊要處蓋緣天下之理能知得方能行得若知得一分只是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所以用逐事窮竟也今學者窮理之要全在讀書如讀此一書須窮此一書道理一字一句都用考究如未曉了即須

咨問師友求其指歸且如讀大學自頭至尾都窮究過既曉得此一書了又讀論語孟子亦自頭至尾窮究過理會既多自然通悟若泛泛讀過便以為了何緣知得義理透徹義理既不透徹胷中見識亦無由能進雖窮理不止於讀書而其大要却以讀書為本不可不知也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物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

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問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或問中語）

則者法則也準則也漢書以律（十二律）度（尺度）量（斗斛）衡準（權名）為五則言其輕重長短小大高下各有一定自然之法不可得而過不可得而不及也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皆指自然之理而言帝即天也謂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天則帝則如父之慈子之孝兄之友弟之恭此誰使為之皆天也非人也尹吉甫有物有則之說亦此意

問心之為物實主於身

圜外竅中者心之形体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問上帝所降之衷（或問中語下同）

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謂無過不

及而至善之理也上帝以此理畀付於人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

問烝民所秉之彝

詩大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衆民有此物必有此理如有耳目則有耳目之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也其餘如口鼻四支之屬皆然君臣父子有君臣父子之理其餘兄弟夫婦之屬皆然則者謂準則之則不可踰者也物以形体言則以理言所謂理者仁義禮智信而已民皆秉執此常理故其心無有不好善者懿德謂美德也即所謂善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言民之生也皆禀受天地至中之理以爲性也與降衷之意同衷即中也

問夫子所謂性與天道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天則謂之道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在人則謂之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即道道即性

問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中庸天命之謂性言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人得之而爲仁義禮智信之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一而已矣

問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爲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則不能存之耳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礼義包智故也礼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脩

問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伊川先生曰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不待安排也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

問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横渠先生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此性字指天道而言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体

康節先生曰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言道不可得而見因性而後可見蓋性之所具皆實理也故曰道之形體舍性而言道則流入空虛矣

問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德性謂得之于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收放心養德性雖云二事其實一事蓋德性在人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有二事也

問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已然而不容易

所當然如爲君當仁爲臣當敬爲子當孝爲父當慈與國人交當信之類此乃道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然也然仁敬孝慈信之屬非是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即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所當然是知性知其理當如此也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問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或問中語

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功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既昏且亂如何窮得義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而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語錄中語下同

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

問學問思辨乃窮理工夫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問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語錄中語

下同

朱文公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闕一不可尚書說命乃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也蓋高宗天資高明未即位之前已學於甘盤其於天下之義理多所通曉傅說恐其徒知而不力行故告之以非知之艱而行之惟艱欲其力行平日之所知故也若學者之事須是以致知為先知得一分方能行得一分知得十分方能行得十分若所知未真斷無能行之理所謂真知者伊川先生所謂如虎所傷是也又如飢必食渴必飲水不可入火不可蹈如此方為真知佛家亦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亦此意也

問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

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工如三省如問禮逐此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為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力

問程子論格物有說向內處有說向外處

孔子答門人問仁問孝亦是如此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目材而篤於此可見

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体言乾坤以性情言乾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体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着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問誠意章數條

自慊是爲己言己之所以爲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爲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爲他人而爲善也

自欺是爲人本無實意爲善但外面略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

自慊是誠（誠則）自欺是偽（偽則）譬如人子第讀書爲學乃是爲己之事若我不知讀書不知爲學是我身分上自有欠缺干他人甚事今人往往對父兄長上則讀書講學才獨處便怠惰一切廢棄如此則是爲父兄長上而學也其爲自欺孰大焉

問致知（語錄十語）

一段是夢覺關誠意一段是善惡

言格物致知必窮得盡知得至則如夢之覺若窮理未盡見善未明則如夢之未覺故曰夢覺關好善必實然好之如飢之必食如渴之必飲惡惡必實然惡之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如此方能盡人之道以充人之形若名爲好善

而好之不出於實名爲惡惡而惡之不出於實則是爲欺而已欺心一萌無往而非惡矣亦何以異於禽獸哉故曰善惡關大學雖有八條緊要全在此兩節若知已至意已誠則大本已立其它以序而進有用力之地矣若知不至意不誠既無其本無往而可矣故朱文公以二關喻之言如行軍然必須過此二重關隘方可進矣故也

問正心修身章

喜怒憂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

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胷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此私意塞在胷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鏡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則止更無過當如此方是本心之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治人之罪却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成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不

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胷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安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眥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為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為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鑑空衡平之體鑑空衡平之用此二句切須玩味蓋未曾應物之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衡未稱物只有一箇平此乃心之本体此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蓋喜怒哀樂未曾發動渾然一理不偏不倚故謂之中此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至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因其可怒而怒因其當憂而憂因其當懼而懼在我本來嘗先有此心但隨物所感而應之耳故其喜怒憂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此即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喜怒憂懼應物而動恰好便止不可以過其分事過即已更不留在胷中如此即是中節即謂之和

問體用二字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斂而斂藏於秋冬則發生是用斂藏是体自十

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意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沍草木凋落虫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堅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泄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閉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之時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動靜皆道而周子乃以主靜爲本者蓋靜時養得虛明然後動而不失其時故中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須要戒謹恐懼以養本然之中然後發而爲中節之和程子主敬之說即中庸之意也

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聖賢之言有似同而實異者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是俗語所謂怕要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問治國平天下章

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人之圍木也故字文從絜先儒辭絜字未分曉建陽范直閣嘗

如圭乃胡文定公之外甥朱文公文公交方以絜度為說文公從之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已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盖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為方器者必以此為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俗言以心比心即是此義

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鬬攘奪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南軒先生又謂無所為而

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測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厘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之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大抵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總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拚白薰蕕共器蕕必拚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大學程子南軒三說不同大學只說財利猶是麤處伊川南軒之說乃入細工夫世亦有能不貪財利之人然未必無自便之私亦有能不求自便者其心未必無所為此是一節之工又有一節工夫以大學至善譬之不貪財利與不求自便是善到無所為而為始是至善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西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若未能不貪財利又豈能有上兩節亦如未能無諂無驕安得更有樂與好禮故學者當以不貪

財利為本又未可謂不貪財利為已足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也

怨者如心之謂非質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

問新民章（此段當在止於至善之前）

朱文公言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斯言盡矣蓋身之有垢特形骸之礙耳然人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塵垢存則其體汙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乃其心為利欲所溺以昏蔽之甚如積囊壞如聚曉蚩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也豈不繆哉

唐人有櫛銘曰人之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深得成湯銘盤之意（禪家亦有所謂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之句雖云異端然此言亦自可取也）

禮記儒行篇云儒有澡身而浴德謂洗濯其身沐浴其德亦盤銘之義

問仁字之義（出下並論語）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

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体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仁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

五常之本如元亨利正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問行有餘力章與四教不同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一闕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下

問主忠信章 程子曰不誠無物

論語止言主忠信不言誠至子思孟子然後言誠蓋誠指全體而言忠信指用功處而言忠是盡於中者信是形於外者有忠方有信不信則非所以為忠二者表裏体用之謂如形之與影也心無不盡之謂忠言與行無不實之謂信盡

得忠與信即是誠故孔子雖不言誠但欲人於忠信上著力忠信無不盡則誠在其中矣孔子教人大抵只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知誠則本源子思孟子則併本源發出以示人其義一也

問過則勿憚改

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為貴若知其為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問姑息二字 主忠信章注

姑息姑訓且息訓止言事理合當十分做却只做三五分且如是而止此之謂姑息今人柔懦者以小惠及人便以為仁不知只是姑息而已

問溫恕恭儉讓

溫和厚也只和一字不足盡溫之義只厚一字亦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直也亦如前義易者平易也不艱險也直者正直也不邪曲也恭莊敬也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中而發外故曰恭儉

節制也節制二字相似而實不同節乃自然之限節且如一年有八節四立二分二至是也四十五日而一換乃天道自然之界限故曰節制乃用力裁制之意義以制事禮以制心謂如事理合當如此即以義裁制之若以刀裁物也一念慮之非即以禮裁制之亦如刀之裁物也軌事物物有自然界限不可踰處皆謂之節所云一年八節者乃其一也讓謙遜也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

問過化存神溫良注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

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存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問禮樂用和為貴章

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孔子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流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九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九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

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雪霜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大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

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孔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孔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孔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問因不失其親

因者依也言與人相依須是其人可以親近方得如士之擇交男之擇婦女之擇婿以至於臣之擇君皆是若其初不謹則後來雖欲悔而不可得也又如為人臣屬而事其長亦須有此人可親與否如其人非賢者輕易依附一為其所薦則終身便有舉生之分如何悔得以此推之凡百皆然大抵以審擇於始為貴也

問楊墨統有道章注

墨翟兼愛其初本是學仁不知仁者心無不溥

而其施則有差等如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就親親之中事父與事兄不同處夫婦處朋友又與事兄不同蓋心無不溥者仁也其施有差等者即仁中之義也粉全親親與仁民同則是視父母如視他人矣故其流至於無父也楊氏為我本是學義不知義者制事之宜也處君臣處父子處朋友事事物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則於君不必忠於子不必孝凡處人倫之間無一而當矣故其流至於無君專言無君者指其最大者言之也無君無父則是禽獸矣此學者所以必當求正於有道者也

問理性命五十知天命注

窮理謂事事物物各有其理窮究之而無不盡也此即大學所謂格物也盡性謂一性之中萬善備具如性中有仁我則盡其仁之至性中有義我則盡其義之至礼也智也亦然如此方是盡性若十分之中有一毫一厘欠闕亦未可謂之盡性至於命言理既無所不窮性既無所不盡便自然至於命此即孟子知性則知天之意窮理主知而言盡性主行而言知得盡行得盡

便是至於命

問父母惟疾之憂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曰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賀循謚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為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為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又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文公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也父母之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

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問非鬼而祭章

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窺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發出也鬼者氣之屈收回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為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為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為神如春夏

生長是也氣之屈為鬼如秋冬歛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為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為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為神入為鬼雨潤為神止為鬼雷動為神息為鬼風散為神收為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

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消有息有聚有散蓋其理自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本然之性如此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問魯賜周公禮樂雜徹注

程子言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所當為此正如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可謂極其至矣孟子只以為可也蓋事親不如曾子則是人子之道有虧必如曾子方得恰好推而言之為君必如堯然後為盡君道為臣必如舜然後為盡臣道不然則皆是失闕學者知此則凡於人倫曲盡其至無一毫之虧方是全得當為之職分初非過當也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

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問仁字（人而不仁章）

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禀受之初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玄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才種便生故也惟人受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

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欲所汩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頑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之要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

問答

問理明誠格 問禘章

禘者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謂如 本朝 太祖是 宋開基之祖 僖祖太祖皇帝之四世祖又是始祖而上古黃帝乃趙氏所自出之帝也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

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人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推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推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苟能知此理矣（至難知者鬼神之理）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問媚竈

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然於門人弟子則或峻其詞以規儆之如曰野哉由也如曰小人哉樊須也如曰予之不仁也蓋其視門人弟子如子弟其有過但當峻責若一時權臣小人平日未嘗相孚一旦發非理之問聖人之答之也既不可順指以求合

又不可忤意而招禍故其言從容巽順若無所觸忤然皆本乎正理而未嘗有一毫之阿徇如答王孫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答陽貨曰吾將仕矣皆是此意其對王孫賈不曰媚奧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為不可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勝然自省平日所為非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其對陽貨也貨本責孔子之不仕孔子對以吾將仕矣其意謂我未嘗不欲仕且將仕矣但不仕故尔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若非逢迎取悅則必激觸取怨雖直言激觸者不失為正然比之聖人氣象則猶未免隔於一偏必如聖人之道德宏大自然有此氣象非勉強可及若欲師慕其一推敬以存養使心平而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先生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

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儆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亡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問終食不違仁

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之間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

事可以勉而至者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有不失其本心者到此而猶不違乃是至細至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此三節乃進德之始終若無麤底工夫作根脚基址豈有能進於細密之地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終食不違之地能終食不違矣然後能進於造次顛沛不違之地用工之序蓋如此而與前章無諂無驕樂與好禮相似當考參而熟玩也

問志於道

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南軒先生嘗曰天下無間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望快活要快活則做不得好人此之謂也南軒之言雖麤然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問忠恕

天地　聖人　誠

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晝必明夜必闇夏必熱冬必寒春必生夏必長亘千萬年如一日不曾有少差繆此天地之誠也仁眞箇仁義眞箇義存於心無一念之不實見於事無一件之不實形於言無一句之不實而百行萬善備足無餘此聖人之誠也天地只是一箇誠字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是一箇誠字萬事自然各當其理此乃天地聖人之事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悌處朋友當信事上物上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己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上着力於盡己

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誠是自然底忠忠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一貫之理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理會未得故降下一等而告之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但學者須是自卑而高自淺而深不可躐等妄意於高遠而實無所得耳

問仁字仁而不佞章

仁之一字從右無訓論語一書凡言仁處只是教人以為仁之方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最為明切然亦只是說仁者人心之德而已初非以人心二字解仁也自漢以來儒者類以愛字說仁故韓文公曰博愛之謂仁殊不知愛乃仁之用而未能盡仁之體仁性也愛情也性中有此仁故發之於情則能愛仁猶根也愛猶枝葉也有此根故有此枝葉然便指枝葉作根則不可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之是愛見物然隱竊可憐者則有惻之心此心是愛乃是仁中發出來譬如有物在中而端緒發於外也愛乃仁之發見處便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以用為體也所以伊川先生不取韓子博愛之說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認情為性然其觧孝弟為仁之本却又曰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與前說頗似相反何也蓋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則是以愛便為仁伊川曰仁主于愛則是仁之為道生於愛而已非謂仁只是愛也蓋五常各有所至仁主愛義主宜禮主別智主知愛者仁之用仁者愛之体仁雖不止於愛然見之於用則莫切於愛緣人之初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合下便有此仁天地之心主於生物故人之心亦主于愛物也漢唐儒者不合以愛便為仁所以不識仁之本體到上蔡先生又以覺為仁言心之虛明知覺几痒痾疾痛便知便覺即此是仁無垢張氏又從而推演其說於是百十年來學者又以覺言仁殊不知知覺自屬智仁者之心固有知覺但以知覺為仁則不可學者但於知覺上求仁只要胷中虛明無滯便說是仁却於仁之本體未為親切反不若愛字雖朱是仁之體却正是仁之用因用則可以知其體天地生物之心便是仁之体其發出來生物便是仁之用体用元不相離至文公先生立六字以斷之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於是

体用兼全既異乎漢儒指情為性之失又足以破近世學者以覺為仁之弊所謂心之德者蓋言仁者此心之全德包五常貫四端而為一心之主也所謂愛之理者蓋謂仁乃愛之理仁未便是愛乃愛之道理愛未是盡仁乃仁之發用有此道理便有此發用理即性也用即情也於是仁之為義明白昭著至此章又斷以全體不息四字蓋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不息者如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六合之間無頃刻止息所以生

成萬物無有已時文公前後十字於仁之義曲盡其至學者誠能深玩而躬察之無復餘蘊矣心之活便能運轉不息凡處人倫事物之間此心周流無礙處處皆到心死則便如鐵石凡處人倫事物之間皆窒塞了

問剛與慾張也章

剛者天德也天德者謂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欲也乾六爻皆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之與天本一無二惟其有私欲以間之是以與天不相似若能盡去私欲則復乎天矣此君子

所以貴乎剛也上蔡先生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上蔡所謂勝物者蓋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蔽揜遏而不能出也上蔡此言最為有益學者知此與其徇欲而屈於物之下如婦人女子之柔弱孰若以剛

德自持卓然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失大丈夫之操乎又橫渠先生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德性者吾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之性也物欲者因耳目口鼻之接於物而生者也凡為人剛明果決則理存而欲泯故德性用言德性為主而用事也為人陰柔昏濁則欲勝而理泯故物欲行言物欲為主而肆行也陽明陰濁雖禀於氣質然可學以反之人能自力於學則柔者可強闇者可明不能學則強者或轉而柔明者或翻而闇橫渠此言正欲人以學力變氣

質使陽明日勝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也

問志氣 晝寢章

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學者若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怠惰如將帥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苟心志不立則未免為血氣所使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勇則士亦勇將惰則士亦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為先

問文章性與天道

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書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性者指人所得而言 議礼智 天者指其理之

自然而言陰陽五行之理是也夫子平時以身教人凡形於威儀容止語默動靜自然成文自然有章者皆所以教學者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吾無隱乎爾者是也學者即其近者求之用功既久自然可到精微之地若遽以性命之理告之則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無所益故於性與天道罕嘗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於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止是言氣質之性非指性之本至於易乾卦然後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得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條又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

問敬字敬簡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

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

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更當以胡致堂一段參觀

問言志

夫子令顏淵子路言志而子路只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自今人觀之子路之言亦幾於卑近矣蓋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至斷不敢輕以自許若今人之好為欺者必妄說一等高大話矣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不知者以為卑近殊不知此乃人之所其難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且如父母可謂至重然今不知義理之人亦未免分物我飲食居處惟己之便而於親

有不卹者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推此以往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可也學者當深味子路之言嘿自省察我之事親已忘物我否事親已忘物我矣又推之以事長事長能忘物我矣又推之以待朋友久之私意盡忘則其視天地之間混然為一不復有彼我之間此即所謂天下歸仁也而西銘一篇之意正是如此

顏淵言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已之善如未有善視已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爾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上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胷中如蟊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代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爾

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大凡為學只是要變氣質正心術而已蓋人之氣質苟非聖賢不能全美必有所偏故聖賢立下許多言語欲人曰其言以首察己之偏處如醫經然其病則有其方某病則有某藥學者味聖賢之言以察己之偏正如看醫經以察己之病病是寒則用温藥病是熱則用凉劑見得病證的然如此則必服藥以去之如此方有益如己之偏處在於不能無私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私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是也先自事親事長以

至於待朋友皆欲忘其私如此則私之一病去矣又如己之偏在於不能無矜伐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矜伐如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是也又如平日言行未能相副未免有不誠處則當玩味聖賢之言以去其不誠如前章巧言令色足恭匿怨以友其人是也我有千百病聖賢有千百藥方一日佩服聖賢一言真切行之則是一日服一藥以去一病久之則所謂氣質之偏自然融化得盡純善而無惡矣若只看過讀過不真實用力以去其偏則如談方說藥初未嘗服餌其又何益氣質之偏既去則心術自正向

來回觀聖賢之言參看警省云是因此語換了肺腸誠是如此

問不違仁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既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

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血肉之心）虛靈知覺者是心之靈（靈謂精爽也言其妙則謂神明不則）理即是也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人心）若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問顏樂

集注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其自有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

深也又程氏遺書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混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從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与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听言動必由乎礼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

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二先

生之拳匕於學者可謂甚至不可不深玩其旨也欲罷不能者言人之於孝若能實用其工則自然見得循理則樂不循理則不樂由乎礼則安不由乎礼則危不待父兄師友之檢約自然欲止而不能此方是眞有所得也

問語上語下

此章南軒先生之說至為精密所當玩味所謂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然道德性命只在事親事長之中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但中人以下之資質若驟然告之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皆人所易知也知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

切問近思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況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問見惡人南子章

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盖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故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之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盖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賴子閔子終身不仕盖以此也子路不悅者盖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故夫子云云

問手足不仁 傳池章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盖手足本吾一体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積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積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已與人雖有彼我之異人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絶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壅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

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痿痺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問日至月至

朱文公集注曰一至焉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詳集注之意蓋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或三月中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録以為或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注為正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亦是

志道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為私欲所汩乎曰欲字有重輕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汩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

已所以未如顏子也然學者豈能便及顏子須是先學日至者然後能到月至者月至矣然後可學三月不違此即周子由寡以至於無之謂也進學有斷未有不由日至而可到於月至不由月至而可三月不違未有不由寡欲而便能無欲也日月至焉雖未及顏子然在學者亦豈易及哉故南軒先生曰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亦異矣然非見道明而用力堅亦未易自月至也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又程子曰欲不必沉溺但心有所向即是欲如食欲飽是理才要珍而豐即是欲衣欲暖是理才要珍而麗即是欲

問發憤

朱文公謂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全體至極謂聖人之於道已到十分全盡處即所謂誠也純謂不雜言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之雜也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飞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今人為善有始無終或能暫而不能久皆緣不誠之故如見得道理真實分明實要用功自生不得

此是聖人地位在學者言之且當就發憤二字上用力顏淵所謂舜何人也我何人也韓文公所謂舜亦人也周公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是以不若聖賢為恥也孟子又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周子曰人大不幸無恥言人若有恥則不肯甘心於為愚不肖有可進之理若既不如人又無恥心則是甘為庸人豈復能進此所以為大不幸也學者若能知恥方能發憤若能發憤忘寢忘食以求之安有不進之理

問不由戶章

舊說謂人之不能不由道如出之不能不由戶朱文公非之以為世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且如事親事長人人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章蓋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又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饑而食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

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即舉于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即是道而文公以為物之則方是道正與出不由戶章意同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即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云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為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擔柴以此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為不弟若謂運水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為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為道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問夢周公

夢之理最為精微周禮占夢官名有所謂正夢者

謂其未嘗思慮而兆朕先見者此乃夢之正 有所謂思夢者謂日間念慮及之故形於夢 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高宗蔡嘿思道心與天通故因夢而得說孔子志於行道故因夢而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也若使當世無傳說而高宗夢之數百年前無周公而孔子夢之則非正夢矣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娃而實得吳娃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召亂雖實有其人實有其事然趙武靈王

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土疆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不正者也

問求仁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故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也古者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為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為匹夫自有良貴者存成夫子之所以飯疏飲水顏子所以陋

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既虧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必有不安便視之如弊屣安而去之不以為難蓋伯夷遠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悌不孝不悌則不復可以為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朱文公謂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其論至矣次章以不義富貴如浮雲

雖未必果為衛君設然門人以此二章相先後蓋不無意焉如衛輒以子拒父而得富貴是又犬彘之不若也大抵古人見理分明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後世義利不明人以苟得為貴雖雖刀之利亦有甘心不義而求之者不知天理既喪已不得為人縱一時僥竊榮利其實去禽獸不遠讀論語著當段段反之於身故求仁得仁章莫只做夷齊衛君看了然後有益

問學易

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則月來日陽月陰寒往則暑來暑陽寒陰晝夜昏明晝陽夜陰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昔人謂易字乃合日月二字為之蓋篆文如此也陽長則陰消自十一月為復一陽生則一陰消至四月成六陽為乾則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自五月為姤一陰生而一陽消至十月成六陰為坤而六陽盡消一消一長天之道也人之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而言之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為凶陰亦有吉有凶陰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進退存亡之道以天道言則為吉凶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

不能已也人能如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已與顏子有之此孔子之身全脉皆易矣孟子一書全不言易而張子以為最深於易者其亦以此知之歟

問興立成

古之詩出於性情之眞先王盛時風教興行人人得其性情之正故其間雖喜怒哀樂之發微或有過差終皆歸於正理故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本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本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情謂喜怒哀樂此乃民之性不能無者然其歸皆合於正理故曰本乎禮義先

王之澤言文武成康之化入人也深故雖末之世人猶不失性情之正三百篇詩
惟其皆合正理故聞者莫不興起其良心趨於
善而去於惡故曰興於詩
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樂記曰天高地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
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
之禮所以法天地之序也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
也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皁隸名位分守粲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
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
相摩相盪為雷霆為風雨以化生萬物聖人因
此作為之樂所以象天地之和也雷霆風雨皆是陰陽之氣
相摩蕩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樂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角屬木徵屬火商屬金
羽屬水宮屬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土中氣也
十二律黃鐘肚大蔟肚姑洗肚蕤賓肚夷則肚
無射肚此六陽律也太呂肚夾鐘肚中呂肚林
鐘肚南呂肚應鐘肚此六陰律也陽律曰律陰
律曰呂故曰木律太呂陽月用陽律陰月用陰
律以之候氣則理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
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
鐘之管飛灰側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
焉五聲十二律亦皆陰陽變錯而成故樂音之
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也自

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故程子慨然發嘆也然禮樂之制雖亡而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嫚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問朝三暮四民可使由章

朝三暮四之術出列子狙公賦芧狙公乃養猿狙之人芧音序小栗也賦謂分以付之也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一而已矣猿狙無知而易誑故朝三則怒朝四則喜亦如愚民不知義理輕為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

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秦可不戒哉

問疾不仁

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生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豈能使無小人哉苟萌盡去之心則未有不激而生變也東漢之末竇武何進欲盡誅宦官而借力於董卓有唐之末崔嗣欲盡殺宦官而借力於朱全忠宦官雖盡而漢唐亦亡聖人之言於此驗矣聖人於不仁之人屏而遠之乃所以激之使知自改而未嘗有忿疾之心舜之誅四凶是也

問驕吝

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

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驕盈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問文王至德

范氏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至德其指微矣此言孔子微有不滿武王之意也文武皆聖人也文王之時紂之惡未熟故文王猶得以事之至於武王之時則紂之惡已極殺比干囚箕子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歸周武王於此雖欲不伐商有不可得者豈武王之心哉文王武王均為聖人但所處之時既異故所行之道不同文王所處乃君臣之常武王所處乃君臣之變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然常道人皆可為變則非聖人不可為故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之讓天下文王之事殷

皆稱其為至德伯夷則謂求仁而得仁此非貶湯武也蓋惜其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為非故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湯之變夏命武王之變殷命皆順乎人心而應乎天命也蓋桀紂之暴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皆將殲滅而後已又豈天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而無所憚也聖人立言其為後世慮深矣東坡乃謂湯武非聖人蓋但見一偏而不知聖人或抑或揚皆有微指也

問色舉翔集

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會之間猶必如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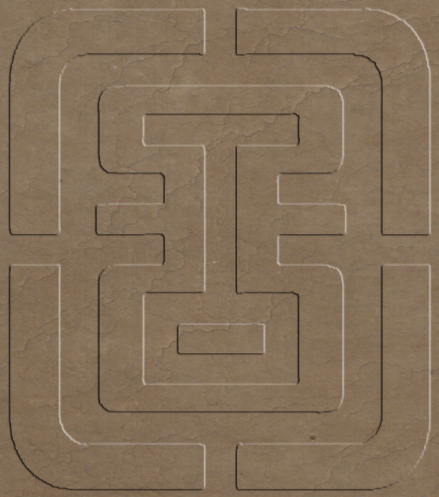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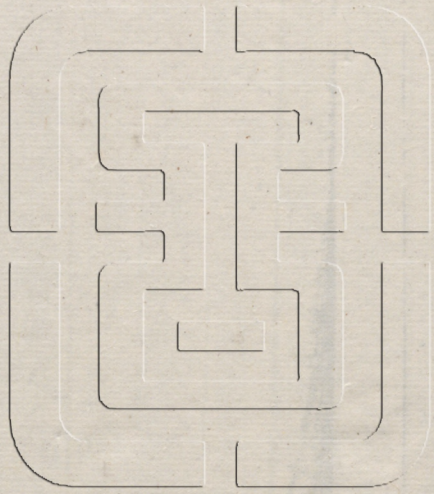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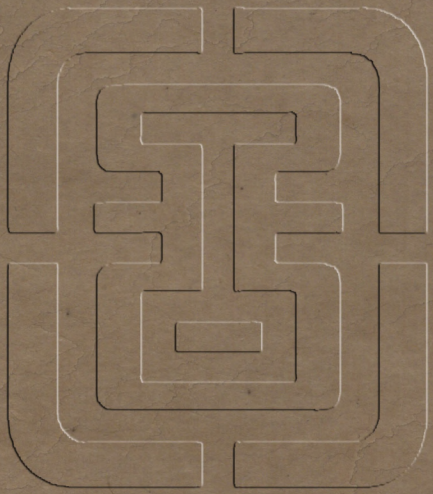
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翊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問太極中庸之義南雍李教授問今附此

下問太極中庸二條自顧淺陋何足以辱姑郎平時所讀朱文公先生之書及嘗見所窺者略陳一二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之時思慮

一萌則已動矣故程子以思爲已發此至論也
來諭謂思是已發則致知格物亦是已發此則
未然盖格物致知自屬窮理工夫大凡講論義
理最忌交雜今方論喜怒哀樂之發未發而以
致知格物雜之則愈混雜而不明矣來諭又恐
懸空無用力處此亦未然盖未發之時則當戒
謹恐懼其將發之時則當謹其獨逐時逐節皆
有用功之地惟其未發也戒懼而不敢忘將發
也謹獨而不敢肆則其發自然中節矣聖賢之
學所以無弊者正緣句句着實未嘗說懸空道

理且如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
若高妙矣然曰戒謹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
皆示人以用力之方盖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
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
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太極圖說亦
然首言無極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
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語
其與中庸戒懼謹獨之云若合符節總而言之
惟敬之一字可以該也盖戒懼謹獨者敬也主
靜亦敬也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

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大率此理自
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疑所慮學者欲自立
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
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沈潛反覆參貫融液
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
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故
區區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朝夕涵泳既
深達其指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
錄諸書如此作數年工夫則於義理之精微不
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所知所行為一致講貫
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
庶乎其可耳此平時拙論如此故因垂問及之
更望詳加鐫曉以補昏愚之所不逮幸甚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一